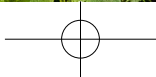


紫啸鸫生活的环境：石头较多的山间溪流，两岸有茂密的森林

紫啸鸫育雏观察记

撰文·摄影 黄耀华



一只红嘴蓝鹊从对岸的树冠中飞出，优雅地划过溪谷上空，突然不知从何处飞出一只比红嘴蓝鹊小的黑色鸟儿，发出尖锐的哨声猛地冲向红嘴蓝鹊，红嘴蓝鹊落荒而逃。我很想跑出帐篷去看看接下来的故事，怎奈膝盖疼痛难忍。红嘴蓝鹊是鸚科鸟类，智商高，有时甚至敢于驱赶体型比自己更大的猛禽，怎么会被一只体型比自己小的鸟儿赶跑呢？而这黑色的鸟儿又究竟是谁呢？

傍晚，三个同事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迷彩服，鞋子裤子全部湿透，狼狈不堪地回来了，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以及红外触发照相机的安放工作。早上我还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在潮湿且地形崎岖的密林中我摔伤了膝盖，疼的我满头大汗。我强忍疼痛一个人顺着山脊下到溪谷，淌水过溪后返回了营地，原本十多分钟的路程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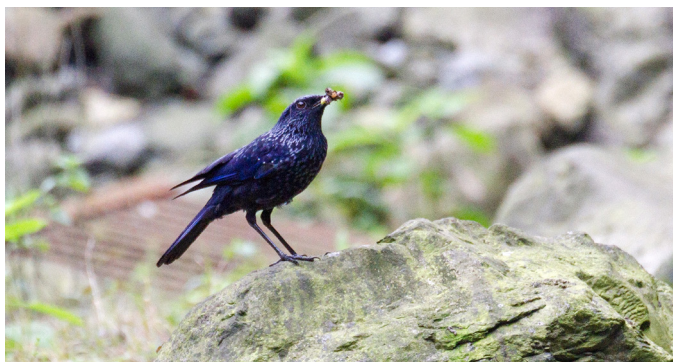
6月底的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郁葱葱，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深绿的林海，林海中翻涌的波涛是一座座的险峻大山。入夜后，海拔1450米的溪谷中蛙声一片，两岸陡峭山坡上浓密的原始常绿阔叶林中不时传出几声神秘的叫声，我难以入睡，那黑色的鸟儿究竟是什么？

次日早上我的膝盖已经好了很多，吃过早饭同事们背上背包和干粮又出发了，预计下午4点以后返回，留下我这个伤员独自留守营地。我趴在帐篷中看书，大约9点，背后的山坡上传来了藏酋猴群的叫声，离的很近。前天我还见过这群藏酋猴呢，可距离太远并没有拍到很清晰的照片。我拿出了相机并设置好参数，小心翼翼地走出帐篷，可树冠过于浓密难以拍摄。一只雄性藏酋猴发现了我，它立马发出了警报声并摇动树枝，整个猴群沸腾了，朝上坡方向逃跑。没多久，藏酋猴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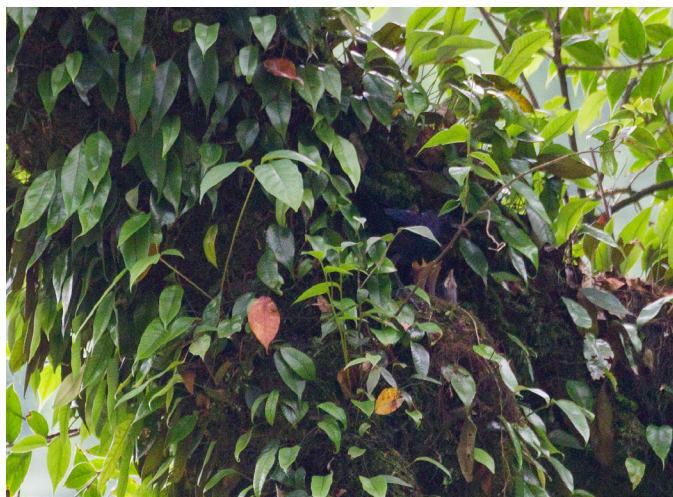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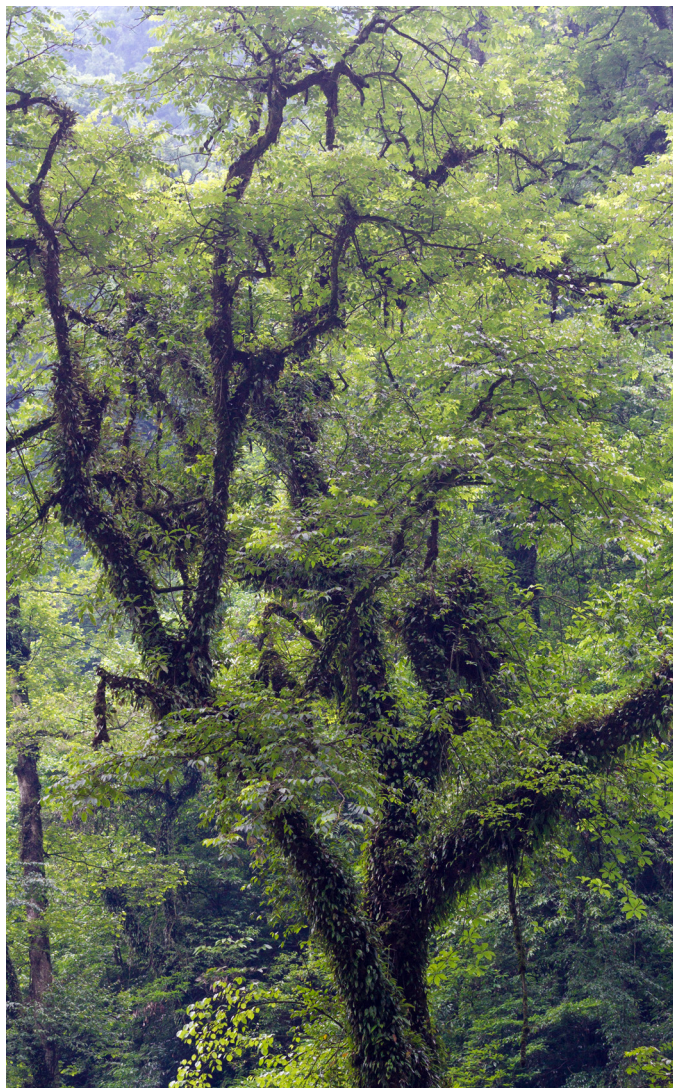
不想再错过可能拍摄野生动物的机会，我走出帐篷背着相机坐在岩石上看书。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鸟叫声，和昨天下午追赶红嘴蓝鹊的鸟儿的声音相似，顺着声音的方向我看到溪石上立着一只紫啸鸫。

紫啸鸫 (*Myophonus caeruleus*) 是山区多石溪流的常见鸟类，体长约32厘米，羽毛深蓝紫色，点缀着具有淡紫色闪烁的小斑点。紫啸鸫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气质，我总喜欢称它为“紫袍巫师”。而我眼前发现的这只紫啸鸫喙是黑色的，属于紫啸鸫的指名亚种 (*Myophonus caeruleus caeruleus*)。紫啸鸫的深蓝紫色羽毛在光线不好或者距离太远时看起来就是黑色的，所以昨天下午驱赶红嘴蓝鹊的很可能就是紫啸鸫。

这只紫啸鸫在溪石上和岸边的草地上来回跳跃着行走，不时在地面上或者石头缝隙里啄取，几分钟后它的嘴里叼了一把



上：紫啸鸫亲鸟立在溪石上 下：紫啸鸫亲鸟在溪石间寻找到几只昆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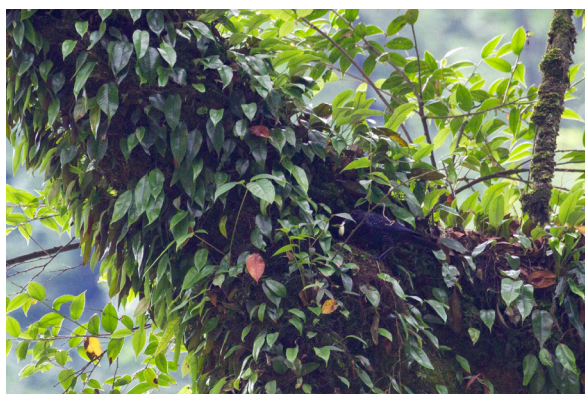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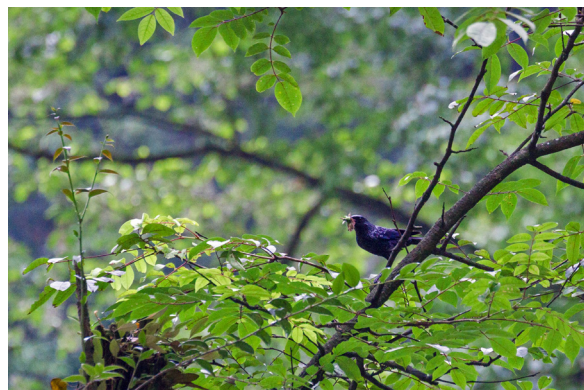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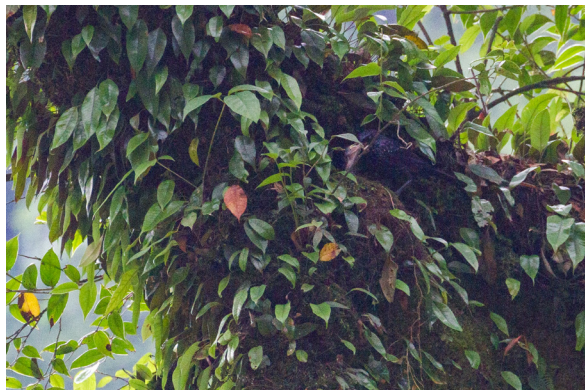


上：紫啸鸫鸟巢所在的大树，得益于2 000毫米以上的年降雨量，和每年200天以上的雨日，这棵大树的树干上长满了石韦以及其他种类的附生植物
下：紫啸鸫亲鸟回到鸟巢，3只雏鸟张大嘴巴发出求食的声音

昆虫。紫啸鸫是主要在地面取食的鸟儿，食物以昆虫、蚯蚓、蜗牛、蛞蝓等为主，有时甚至捕食小蛇、青蛙、小老鼠等，偶尔取食野果和种子。它不急着吞下食物却都衔着，显然它正在育雏。紫啸鸫飞到了溪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枝上不动了，得益于2 000毫米以上的年降雨量，和每年200天以上的雨日，这棵大树的树干上长满了石韦以及其他种类的附生植物。约一分钟后紫啸鸫飞到了树干分叉的侧面，树干上茂密的石韦丛下有一个及其隐蔽的鸟巢，巢里的雏鸟听到动静后发出了求食的声音。三只雏鸟把嘴巴张得像漏斗一样地从巢中伸出了脑袋，亲鸟将食物塞进了其中一只雏鸟嘴中便飞走了。这鸟巢离地面大约有15米高，极其隐蔽，若不是看到亲鸟飞过去是很难被发现的。巢呈现杯状，直径大约20厘米，巢的外壁由植物的细根和苔藓组成，编织的很细密。巢中的雏鸟毛还没长全，脑袋是光秃秃的。

我找了个距离最近的角度，坐在溪流中间一块高大的石头上继续观察它们。紫啸鸫是双亲共同育雏的，由于雌雄同色，我无法区分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每隔5~10分钟就会有一只亲鸟回来喂食，但亲鸟总是不急不慢地在离巢3米以上的树枝上观察大约1分钟，在确定周围安全后才会飞回巢给雏鸟喂食。喂食完毕亲鸟会迅速离开，因为只要亲鸟在，没有吃到食物的雏鸟就会发出求食的声音，这声音很容易暴露巢址。森林里捕食者众多，危机四伏，亲鸟的谨慎能够提高雏鸟的成活率。亲鸟寻找食物也是分开行动的，它们有时就在周围的溪石上或者草丛里觅食，有时会飞到两岸浓密的森林中去，有时又会飞向上游或者下游。

又是一次喂食，但这次亲鸟将食物塞入其中一只雏鸟嘴里之后并没有急着离开，另外一只雏鸟调整了姿态，将臀部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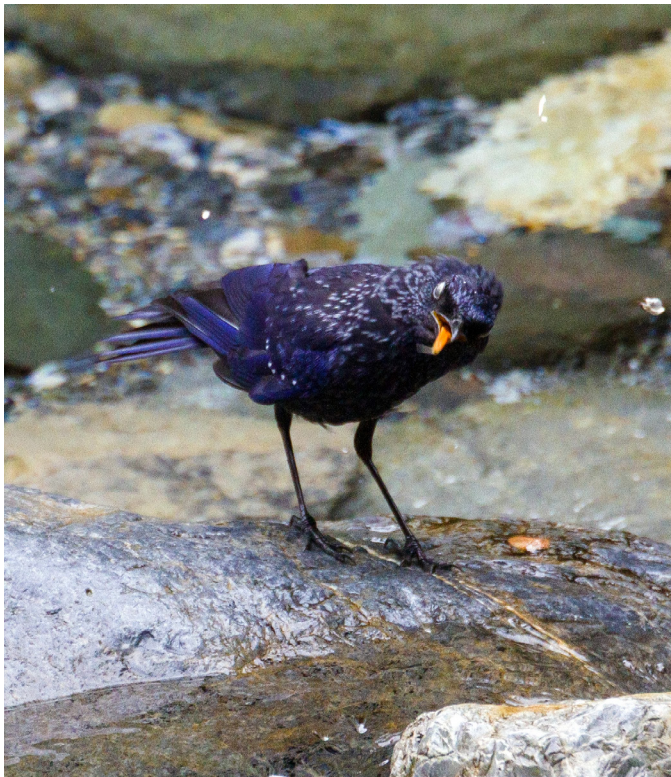
左上：紫啸鸫亲鸟将食物放入雏鸟嘴中 右上：紫啸鸫亲鸟用嘴衔着一把昆虫，在离巢3米以上的树枝上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
左下：紫啸鸫亲鸟用嘴衔住雏鸟排出的粪囊准备丢弃 右下：紫啸鸫亲鸟衔着雏鸟排出的粪便飞向溪边



紫啸鸫亲鸟衔着雏鸟的粪囊落在溪中石块上准备将粪囊丢入溪水中



紫啸鸫雏鸟的粪囊，白色的部分是尿酸，而深色的部分为粪便



紫啸鸫亲鸟丢弃粪囊以后使劲甩动头部以甩掉粘在嘴上的粪便

向了亲鸟，紧接着雏鸟的泄殖孔排出了一大团白色的粪囊。亲鸟用嘴接住粪囊，然后朝我飞了过来，它停在了离我3米远的溪流中间的小石头上，在将粪囊丢入水中后它使劲甩动头部把残留在嘴上的粪便甩干净，喝口水又继续甩了几下后飞走去继续寻找食物了。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每2-3次喂食后亲鸟就会丢弃一次粪囊，而且每次都在相同的位置丢入水中，粪囊随水流漂向下游，有时在丢弃完粪囊后亲鸟会顺便在溪水中洗个头。

粪囊是雀形目的部分鸟类的雏鸟排泄粪与尿的特殊结构。不同于哺乳动物，鸟类的身体后方只有一个开口，叫做泄殖孔，鸟类的泄殖孔既用于粪与尿的排出又用于交配与产卵。其实鸟类是不产生尿液的，鸟类新陈代谢产生的含氮废物以尿酸固体的形式与粪便一起排出体外，我们常见鸟类粪便上的白色部分主要就是尿酸。粪囊则是由一个有韧



红嘴蓝鹊（下）被紫啸鸫（上）打败落入灌木丛中



飞翔的红嘴蓝鹊

性的膜包裹的粪便与尿酸。有了粪囊这个特殊的结构，紫啸鸫亲鸟可以很方便地将雏鸟的粪与尿带走丢弃，这样就能方便地保持鸟巢的清洁。紫啸鸫亲鸟每次都把粪囊丢入流水中冲走其实是一种反侦察手段，避免了鸟巢下白花花一片以及鸟粪的气味暴露巢址。

下午3点钟，一只红嘴蓝鹊从离紫啸鸫鸟巢不到30米的范围内飞过，不出我所料，本来在地面觅食的一只紫啸鸫亲鸟猛地飞了起来尖叫着朝红嘴蓝鹊追去。这个战斗场面混乱，节奏极快，紫啸鸫亲鸟表现得异常勇猛，最终红嘴蓝鹊被紫啸鸫打败，落入灌木丛中，落荒而逃。果然昨天袭击红嘴蓝鹊的黑鸟就是紫啸鸫夫妇中的一员。红嘴蓝鹊属于鸚科鸟类，食性很杂，其他鸟类的蛋以及雏鸟也在它的食谱中。为了保护自己孩子的安全，紫啸鸫亲鸟敢于挑战体型比自己更大的凶悍的红嘴蓝鹊，并成功将潜在的威胁击退，真的是伟大。

森林是残酷的，紫啸鸫击退了危险的捕食者，但谁又知道接下来它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恶劣的天气？更强大的天敌？疾病？……谁也无法预测。

下午4点，我的同事们按时返回了营地，这次的野外工作圆满完成，收拾完装备和物资，我们就要下山了。由于膝盖的伤势，短期内我不太可能再返回这里来观察它们育雏了，无法见证紫啸鸫雏鸟离巢的伟大时刻。我相信紫啸鸫夫妇会把它们的孩子带大，或许下次再来这里我将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觅食、鸣叫、驱赶其他鸟类。

作者简介

黄耀华，网名“蘑菇摄手黄耀华”，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主要从事保护区的野外监测工作。

（责编 桑新华）